

獨清三種



上 · 海 ·

長安出版部發行



從溫飛卿說到北平

不知道在甚麼書上看過一段關於溫飛卿的故事。那故事是這樣：有一位貴族中的小姐，讀了溫飛卿香豔的詩歌，幾乎要發起狂來，用了狠大的心機，纔和詩人見了一面。然而不幸得很，溫飛卿底面孔却是醜得叫人害怕，這即刻使得那位小姐氣得縮了回去。可是當她回去了以後，一讀到溫飛卿底詩時，便又忍不住想起了他。。

故事是就只到了此地。但是我以為還應該再添上一個尾巴：應該再說，當那位小姐出嫁了以後，她底丈夫却是一個外表動人，而胸無點墨，性情狂暴的武夫，於是她，飲泣吞聲於這淒涼的環境之下，而將心靈永遠寄託在溫詩人底身上。——這樣，纔可以使

得那個故事更加小說化了。

若是那個故事是實有其事，那麼我添加的尾巴，也怕會是必然的現象。而且這不僅限於男女關係，在政治上，外交上，也很普遍。而且這不僅限於是已往的陳迹，眼前也不少這等事實。唯心的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國人，對於任何悲慘的事都會以為並不是全沒有安慰，只要心靈有所寄託，甚麼都是可以的。

不信單看平津危急的當時，我們高等華人所發出的飄渺出塵的議論！他以為北平是古文化所萃的區域，甯向帝國主義者妥協讓步，受到絕大的犧牲，而有過光榮歷史的北平，可以為我高等華人寄託心靈的北平，萬不能讓牠損壞。

大哉此言！“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壟”。北平為古今賢士優游之地，損壞了那兒的一亭一閣，即便砍了敵國帝王底腦袋回來，這種抵抗也還不算值得。所以我們不如暫時忍辱，和帝國主義者妍譏，縱令眼前有些煩悶，幸得北平巍然猶存，仍然可以神游太虛，和往古的文化魂夢相接。帝國主義者你來，我們準備溫存地抱着你底大腿，悠悠地渡過“五十年”的長夜！

但這古文化的“古”字，在腦裏響了幾遍，便有些“古”怪。古文明國的埃及，印度，巴比倫，應加，今日不都貼貼服服壓在帝國主義者底腿下？那些開羅，毗舍離，巴比倫，古斯各等文化區域底古色古香，對於現在帝國主義者腿下的遺民，遺骨，可引起了甚麼興奮的作用？這樣想來，不免寒心了。

這聯想也許錯了。有人說北平和那些古城不同：那些古城底文化已全然湮滅，而北平則還是整個。這却是真的。但不知北平底文化，表現在甚麼地方？大約總不是在人底頭腦上。因為人是活的，可以飛機輪船，上天下地地走動，眼前許多名人，離開了北平也還能到外國去講演學術，訂立借款，購買軍器，精究高而夫球等等文化工作(?)，便是明證。所以值得我們犧牲國體主權土地人民以去保護的北平文化，必是那些沒有生腳的“皮裘”“字畫”，金石古董的東西。然而在紅絲還沒有完全拉攏中日底腳時，故宮古物的訟案，便已喧騰海內，安全區域底文化，能安全到幾時，却不能無疑。

但這且不必管牠，北平在過去總還是中國文化

底中心，以前牠有過無數億萬的絲，牽住了四萬萬同胞底緊念，可是參看印度巴比倫底往事，五十年後壓在帝國主義者腿下的同胞，可還有幾個起來緊握那遊絲？

萬一不幸中國像前面追慕溫飛卿詩人的那位小姐，香消玉殞於兇夫之手，而吟出“郎情柔似水，妾命薄如花”的絕命詩時，我們唯心論的高等時賢，又將怎奈何？

閑 人 說

吳自牧底“夢梁錄”中有一篇關於“閑人”的記載。開首解釋閑人底意義道：“閑人本食客人”。接着他便把這種閑人分成幾類，最後作結論說：“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已，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必滿其意而後已。”總之閑人是一種沒有一定職業，靠人生存，游蕩好閑的人。

但是在同書中記杭州德壽宮的一段，內中說：“其宮中有森然樓閣，扁曰‘聚遠’屏風大書蘇東坡詩：‘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付閑人’之句。”這兒閑人，却就另外換上了一層意義了。就是：閑人是最高尚的人。而最可使我們注意的是：皇帝都想當這種“閑人”。

在中國文化史上，我們可以看出“閑”字是佔重要地位的。不說別的，只就一向士大夫們所奉行的“忙裏偷閑”的哲學來看，便可以明白一二。一向詩文中常用“塵勞”這兩個字，就是表示根本看不起人生的鬥爭。“閑”是“雅”，“不閑”是“俗”：這幾乎是全中國一致的觀念。從前八行書上總愛寫一些對仗的句子去描寫對方清閑的生活，接着便說“雅人深致，堪羨奚如！”不消說便是此意了。

從皇帝算起，全中國都在做着閑的工夫，這成績自然大有可觀，結果在社會上浮出大批的食客人，自是意中的事。

不過現在中國確是進步了。第一，皇帝總算是沒有了，其次，士大夫也變了樣子了。以“閑”為“雅”的觀念，似乎也早已死滅。我們且看：要人為要“靜坐臨墨”，却用去給學校寫“忠信節義”的扁額；詩人為要使詞風不墜，却用“解放”的名義來號召，並且還極力聲明不是為了“有閑”：這都是和從前極相反的現象。但是却有一件，便是“忙裏偷閑”的習慣，似乎還未曾改除。只就以上所舉的兩樁事實來看，雖然儘管是觀

念不同，然而畢竟還留着我們“和平民族”底傳統精神。這層，却總是應該給表揚的一點。

更進，吳自牧所紀載的那些“食客人”的閑人現在也都變了形式了。從前那些“食客人”是倚靠士大夫爲生，而現在代替士大夫的高等華人却做着洋主子底食客。吳自牧站在從前士大夫底立場上所說的“顧之則貪婪不已，不顧之則強顏取奉”，現在却輪着洋主子來說今日的士大夫了。往日士大夫施之於人的却被人施之於今日的士大夫；這個，就是真正的社會進步！

總之做“閑”的工夫始終是我們中國底特色。在民族方面是傳統精神，在文學方面便是所謂“文統”。算是從“笑而不答心自閑”的大閑人一直到目前的文學家都還是守此文統不衰。在不久以前，我看見了一家“三閑書屋”出版的叢書和一本名爲“三閑集”的雜感集，更證明了這個觀察的沒有錯誤。



展卷偶感

(一)

蒲克羅夫斯基底“一九零五”敘述“日俄戰爭”的一章在描寫當時沙皇政府對於日本的心理道：

“…日本那樣的小國和俄國這樣的大國一比較起來算個什麼呢？一九零三年夏天“新時代”載着“日本要和我們打仗，那便是自己送死”一點也不錯。”

又描寫尼古拉對於日本的提議——關於滿洲和高麗的——的答覆，說那意思是：

“我們是滿洲底主人，這自然不必說，但是誰是高麗底主人，那却還得想想看。”

這位歷史家用了他那利犀的筆鋒給當時俄國底沙皇政府做了幾幅很動人的諷刺畫，使我們簡直像

看見了一個帝國主義者底誇大而可笑的面孔。當時俄國所以那樣一敗塗地的就因為那個面孔擺得太得十足了。這使我們不能不想到現在的日本。

然而歷史終是歷史，終不能和現在的事實完全一樣。當時的沙皇政府固然是因為誇大而失敗，但是現在的日本却因為誇大而成功了。

不過僅僅有一點相同，那便是：現在的日本却還是把俄國當成牠最大的仇人。

蒲克羅夫斯基又描寫當時沙皇政府對於日本是幾乎不理，要理的却是本國做革命運動的猶太人。他重述沙皇政府官員底話道：

“只有在境內從事革命的猶太人纔是俄國國際政治上的大敵。”

這現象却是到現在還重演着。不過當時是俄國而不是日本，現在則不僅僅是日本而已。

(二)

大喜劇家莫利哀有一個很出名的諷刺劇本，叫作“擺架子的蠢才”，內容真算是盡滑稽之能事。情節是兩個土財主底女兒爲了要擺架子，得罪了兩個求

婚的人，後來却竟受了大騙。戲底場面是這樣：兩個受了氣的男子爲了報復那兩個女子底無禮，便叫他們底兩個僕人裝作侯爵和子爵去和那兩個女子會面。結果是兩個小姐招待了這兩位人物，在一場滑稽的舉動之後，兩個主人突然跑了出來，把假侯爵和假子爵底衣服給剝得乾乾淨淨。當剝衣服的時候：

假子爵 再會了，我闊氣的衣服！

假侯爵 侯爵和子爵坍台了。

主人一 噯，噯，痞子，你們胆敢來擋到我！還是去到別個地方找些玩意來叫你們底乖乖開心好罷。

主人二 拿我們底衣服來糟塌我們，這糟蹋得太不成話了！

假侯爵 我底老爺，你怎麼是這樣的變來變去呀！

這很有意思。這使我們想到有權力者和他底敵人衝突時利用他底僕人去作犧牲的一切現象。這說明了權力者底殘酷，也說明了僕人悲哀的命運。

於是，我們又想起了帝國主義者底戰爭……

.....。

(三)

麥克唐納(不是電影上的女明星麥克唐納)在他第一次登台的時候，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很切實地發揮了他當時的政治理論。其中有幾句話道：

“就是很困苦和失業者羣集的地方，像我們國裏不幸而有的這種景況，可是，國民卻決不要因為這個而不去購買圖畫和其他能使人愉快以及使老者少者心花怒放的東西。”

這個教訓真是再妙也沒有。不過，這裏有一個疑問，麥克唐納底話想來怕不是向那些很困苦和失業的人說的罷？要是不然，那便是一個絕大的“不通”。我們很知道那些很困苦和失業的人，他們要聽從這位現代“偉人”底教訓實在是非常困難的事。

然而這位現代的“偉人”給我解答了為甚麼目前我們有電影皇后的選舉，有咖啡館中的甚麼會，有詞的解放運動，有.....

第二



爲滿洲事件

(一)

——爲展開社致國外文學團體——

我們真是忍無可忍，來把我們血渠中的呼聲投
向你們。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以橫暴的武力佔據中國東
北土地，殺戮，劫掠，直把強盜底面目揭露無餘。中國
數千萬手無寸鐵的勞苦羣衆在炮火聲中積屍如山，
鮮血污遍了滿洲底沃野，亞洲底風雲一變而充滿了
屠場底腥味。

但是，中國底當局卻只以無抵抗的手腕應付這
一個悲慘的局面，用“鎮靜”的訓令以壓止羣衆反抗
帝國主義的熱烈行動。日本帝國主義遂步步前進，眼

看便要蹂躪到北平，鐵蹄底巨跡將踏碎這東方半殖民地底卑賤的命運。

這是非常明顯的一個事實。資本主義近年來的經濟恐慌可謂達到了高度，爲想越過這層難關，帝國主義底掙扎只有扯開了強盜底面孔。——奴役本國底勞苦羣衆以殘殺別國，甯可使人類再陷於世界大戰的惡氛之中。

同時，帝國主義間底衝突，爲搶劫贓物的衝突，也是逼到不能互相忍耐的時期。日美兩帝國主義在中國衝突的結果便促成了這次的事變。

更有，帝國主義對蘇俄的嫉恨在牠們不入墳墓以前是不會消滅的。這次事變的逼來又恰在蘇俄底邊境，想從此爆發一個反蘇俄的大戰是無可辦啄的事實。——這也便是所謂“國聯”對於這個事件只想用敷衍的方法去了結的原因。

我們處在一向恐怖布滿了的中國，已經是在失了自由的生存中偷活，而這次的事變更助長了我們災難的圍氛，我們幾乎是別個鎗炮下的生物，我們就真好像生來是專爲人來屠殺的一樣。

我們是再也不能夠忍耐了！我們不能夠再在這種重重壓迫之下呼吸，我們不願聽所有上層階級底騙語，我們要自動地起來求活！

我們反抗這種強盜的帝國主義！我們反對世界第二次大戰！

現在，我們把我們底呼聲投給你們，希望你們給我們一個有力的聲援。並望能轉告世界民衆：注意日本帝國主義底暴行，同時在反抗帝國主義和反對世界大戰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爲人類自由的前途作誓死的鬥爭！

•二〇，九月，一九三一〇

• (二) •

——爲“文藝新聞”作——

一聲霹靂，日本帝國主義又肆行起牠底無理侵略了。這種暴行，實在比較前次的濟南事件還要令人不可忍受。這個表面的原因，我們可以指出：第一，日美兩帝國主義底衝突；第二，趁世界經濟恐慌中日本帝國主義想作一個趁火打劫。但是此外實際上還有一個內在的狠大的意義，那便是：日美帝國主義要借

接近蘇俄的中國地方爆發反蘇俄的世界大戰。

處在這種緊急的情形之下，我們沒有再說別種話的餘裕，我們應該趕緊起來作以下幾個步驟的鬭爭：

一，質問當局：前次爲了中東事件竟可以悍然出兵，何以目前在這樣的生死關頭，卻南北一致地提出要國民“忍耐”“鎮靜”去應付？這是不是要把民衆底生命完全交付予鐵蹄的帝國主義？

二，我們應該看穿了所有上層階級底鬼話，我們要自動地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

三，喚起一切被壓迫民族，一致團結起來反抗一切帝國主義！

四，我們趕快自動地召集真正的緊急國民會議以解決一切具體方案！

最後，在以上鬥爭之下，我們應有一個主要的立場。那便是：我們反對大戰，同時要造成我們民衆的武裝以保衛和平！

“朝陽集”序

近幾年來中國底文壇，我們可以說，簡直和目前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狀況一樣，實在是太不景氣了。

算來新興文學在中國底崛起已有了五年的歷史，平心而論自然不能說是沒有留下一點痕迹，但是假使容許我們狠客觀地加一番檢討時，那我們怕就不能不自己也要感覺到幾分慚愧。因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資本主義的文學並沒有強固的基礎，而在開始新興文學的運動時也不能否認是曾經震撼了一時，這在理是應該有些顯著的成績的。然而事實上卻一點不含糊地恰是一個反面。只要我們不是患了誇大狂，只要我們不是閉起眼睛來對自己說夢話，想會承認這是實在情形罷？

這究竟是因了甚麼緣故？——我們應該用自我批判的精神來虛心地問一問自己。

無論客觀的形勢是怎樣的艱難，只要主觀真正能把握到一個中心的思想，即令運動底方式不能有大規模的形成，然而牠必定能狠廣大地並且狠切實地團結起所有前進的大衆。而那種團結決不是個人間的拉攏和官僚式的僱傭，牠會是在一定的條件下自然地得到前進大衆底不斷的擁護。牠底本身將永遠發揚着勃勃的生氣而不會顯露一點消沉和乾枯。

就根據這麼一個淺顯的原則，我們可以有權利來指摘近幾年來新興文學運動的當事者主張底空虛和沒有保持堅定的路線，使得這運動在大衆中竟失掉了牠底活力。

我是這一運動開始時的主要參加者，（雖然現在許多“英雄”在力爭着這個運動的“元勳”，但歷史事實却是怎樣也不能被他們無恥的行爲所掩蓋：無論怎樣說，這一運動底有規模的表現總是一九二八年創造社所開始的。）至少有批評這一運動的資格。在當時開始時，牠已經是隱藏了許多機械的，不求充實

的傾向，但是儘管那樣，若是能狠好的依照開始時的情形作下去，總還會有些不壞的成績。那便是：儘量地用正確的態度批判所有的文學派別和作家，同時，用寬大的態度幫助一向各個文學團體下的羣衆，去瞭解革命的歷史意義和革命與反革命的絕對標準。其間努力避免庸俗的理論和粗淺的剽切，在不斷地理論鬥爭之下去和前進的大衆攜手前行。——就照這樣開始的工作堅決地並且切實地作下去時，那現在的新興文學運動一定會有另外的一種局面。但是當時大部分的處事人却不肯這樣去作，只知道用空洞的無產階級文學的口號去作不必要的誇張，同時一面在抄襲日本粗淺的“目的意識”的理論，一面又把兩元論的羅那卡斯基底理論用來作為唯一的理論的標準。這樣混亂，混亂，一直混亂到自己底戰線上來：魯迅，郁達夫，前日纔認為是重要的敵人並且直到現在還一點沒有改變態度的人物卻去供奉為領導者和同志。就這樣根本取消了批判的工作，以對付個人間的私怨代替了思想的檢討，以匿名造謠或無理的潑罵代替了理論鬥爭。——真的，到現在這運動

可以說是完全離開了開始時意義而運動的集團也簡直是庸俗化，lumpen化了。

像這樣，不成問題，這一運動再也不能走向羣衆中去而一天一天地在喪失着牠 Hegemony 的力量。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需要的甚麼呢？便是需要一種真正的馬克斯主義的文藝理論嚴格地從新建立起革命文學的批評來。這種革命文學的批評將是一面無情地給所有反動的有產者底文學以猛烈的進攻，一面對於隱身於左翼招牌之下的冒牌的人物給一個公正的審判。這種工作將是征服目前文壇大危機的一種血清。

好，上邊講了許多，我只是爲介紹余慕陶這本文藝批評集。這本書中所收的都是他兩年來所認識的文學理論，雖然這兒內容或者有些還沒有達到十分成熟的地步，但是這種新起的工作卻是不可否認地纔正在開始；無論如何，這一本書是站在目前需要的立場上邊的。

不消說在這種工作的前進中會受到許多反對方面的攻擊，但是，這不要緊，客觀的社會要求我們不

能再事沉默。我希望慕陶能不斷去作這種工作。目前中國可以說是還沒有“批評”，這個切要的使命不能不要人去擔負。對於像目前戴着馬克斯主義的假面而實際在唯心論的圈子中鬼混，一點也不肯多學習的錢杏村之流，應該叫他們再不要胡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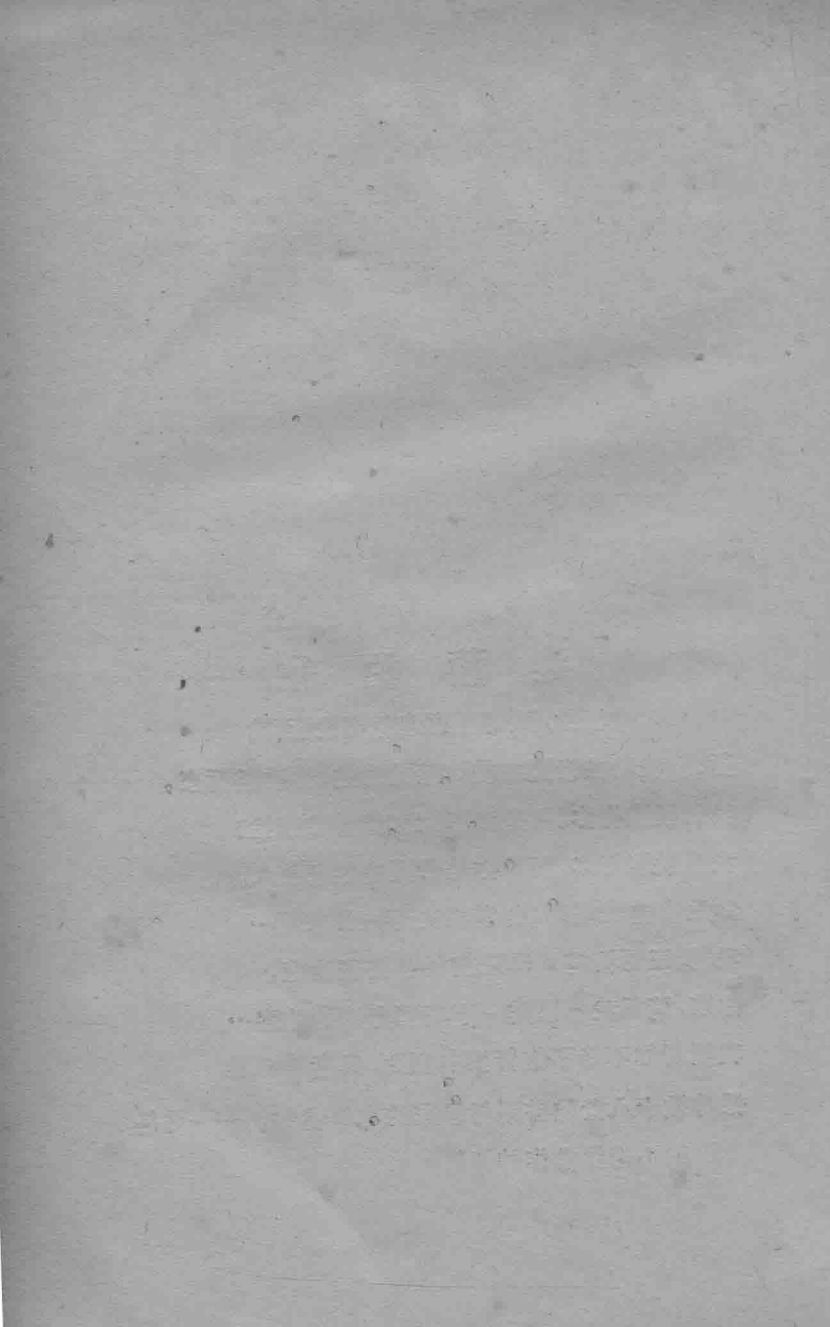
不錯，“朝陽”，牠底前途是光明的，我願慕陶前
…進更前進！



迎 蕭 伯 納

(應“時事新報”迎蕭專號而作)

蕭，在我們被帝國主義踐踏的時候，你遠道而來，
我們歡迎着你，可是決不把你當神像來抬！
我們歡迎着你，因為你是帝國主義底敵人，
你知道牠底黑暗，知道牠快要末日來臨…
我們，正受着這末日以前的強盜底槍炮，
你來，請爲我們暴露一下我們身邊的強盜…
我們對你不能不抱着個熱烈的，興奮的希望，
像尊敬十八世紀啓蒙哲學家的尊敬着你，——可是
決不把你當作神像！



贈反戰代表

這次反戰代表在“秋雨秋風”中來到上海，抱着很大的希望想舉行反戰會議，然而終沒有達到目的。該會主席向各方面的疏通和奔走，也終於無效。儘管以一個戴着“爵士”頭銜的主席，再四聲明說反戰會議是沒有甚麼背景，不是爲宣傳甚麼主義，然而還是開不成，開不成，第三個開不成！聽說代表們不久便要離開上海，這事實是，這次來中國的任務眼看就要被帝國主義者壓迫得沒有辦法可以完成，將要這樣沒有結束地結束了。

我們可以想像得出當事人底憤激和所有同情於這個會議者底不平，我們爲了和平，爲了人類底和平，在絕對地擁護這個會議的立場上，決然反對這種

加於這個會議及牠底代表的壓迫！這至少是中國底一種恥辱：在主張將滿洲交給日本的國聯代表到中國時可以得到盛大的歡迎，而直接反戰的代表來到中國却連集會的自由也沒有！擔負這責任的固然是租界上的主人翁，然而，我們這樣大的一個中國（雖然已經失掉了四省），竟不能使這幾位代表放棄上海而逕到內地任何一處去作他們爲和平的工作。我們且不要說租界上的主人翁儼然鎮壓着我們底全國，只說我們對於這幾位抱着極端熱忱來爲我們呼籲的遠來的客人幾乎沒有一點保護和接待的表示，這已經是失了人情上的義務，已經是曝露了我們底刻薄，無能，和其他更壞的作惡。

反覆地說，這是中國底恥辱！

不過，我們在自責和痛心之餘，不能不對於這幾位負着重大使命的代表獻幾句贈言。爲了擁護這個會議，應該有權利表示自己底意見，同時也應該有義務表示自己底意見，這總該不至於是無故的噤舌。

意見如下：

(一)

反戰會議雖然是一種公開的集會，然而牠底任務中是不可否認地含着嚴重的歷史意義。目前龐大的侵略戰爭底開展和世界大戰底逼近，決不是偶然燃起的紙炮，而是由過去種種事蹟所造成的後果。在中國，日本底暴行便產生於過去革命塗炭的以後，這是有目共覩的事實。關於過去失敗原因的了解是一個最重要的急務。爲了這個，曾經引起革命陣營中分裂的悲劇，也就是形成帝國主義更加猖狂的悲劇。要是反戰代表不僅僅做簡單的表面工作，不在“自然生長性”的理論之下工作，那就應該徹底（我故意用“徹底”兩個字）地去了解過去失敗的原因，並且在號召反戰羣衆的工作中同時應該把那種原因徹底（我故意用“徹底”兩個字）地宣佈給革命隊伍知道。這決不是反戰以外的工作，而是反戰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這將能使反戰的工作得到有把握的步驟，而且要這樣，纔能使這工作不至於陷於表面的和僅僅上層份子甚至“官僚化”的活動。

(二)

中東路問題是目前遠東底一個重大的問題，關於這個，已經有過代表兩種政治的論辯。爲了自己底不抵抗而產生了“滿洲國”，却去責成蘇聯以忍受犧牲的代價給保存中東路，這理論我們是只有反駁，但是，站在蘇聯底政策上說，無論如何，出賣中東路的談判是太過軟弱，太過讓步了，這將助長日本帝國主義的氣燄，同時會使中國底民衆迷惑。反戰代表這次到中國來，始終便沒有見正式地懇切地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這一緊急事實用特別的警號叫出（雖然亞母斯達且底宣言是已經有了說明），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欠，而對於中東路的問題，反戰代表更是沒有說過一句。這種態度是最不應當的。若是反戰的工作是需要連繫在每個重大的問題上時，那眼前的中東路問題便不能這樣放過，而應該很徹底（我再用“徹底”兩個字）地發表一番意見。

(三)

帝國主義壓迫這一會議底召集，這是預料中的事體，然而，我以爲我們底代表却也還沒有充分地做

盡本身應做的工作。目前，只有廣大的民主鬥爭纔可以使這工作發生壯烈的效果，這就是說：除了勞苦民衆的主力以外，必須要盡量地擴大反戰的聯合戰線。反戰代表應該自動地召集各派聯合的大會，只有用羣衆底力量來爭取，纔有實現的可能。並且還應該說：假使最後仍不能達到目的，在代表們離開上海以前，應該有一種表示，應該把經過的情形用書面公布給全中國民衆知道。在任何方面，代表們都決不能夠在受了這樣的壓迫之後却悄悄地溜走。

(四)

我再說一句，我們底代表還沒有充分地做盡本身應做的工作。不管是爲的是目前，還是爲的久遠，要使反戰運動有最高的發展，必須當事人能去真正的和民衆打成一片纔可以得到成功。我們底代表在這一點上至少還應該有更進一步的努力。我希望我們底代表不要把幾處獻酬交錯的宴會和幾處上層團體的歡迎會便認爲是有力量的羣衆之活動的表現，這次來到中國即便部分的籌劃失敗，然而，團結遠東今後決鬥的隊伍卻是必須完成的任務中之任務。

以上是我簡單的意見。

我知道，我底話儘有許多不周到的地方，不過我相信大體是沒有甚麼錯誤。在這“秋雨秋風”中，對於我們奔走號呼的反戰代表不投送一些歡迎的或歡送的形式頌詞，而只把一些幾乎是批評的意見直率地說出來呈獻他們，這或者會引起別一方面底非難。但是，我敢說：要這樣，纔是真正對於鬥士們的敬禮！

九月日二十八日

中國近代文化運動史的考察

(在大夏大學講演)

今天講的中國近代文化運動史的考察，不過要預先聲明，在這有限的時間中，只能作一個簡單的敘述，諸君若能把我所講的當作一個 Outline 而再進一步去研究，那我便算是達到了目的了。

中國近代文化運動，可分為兩個大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由“戊戌變政”到“五四運動”；第二個時期底開幕便是一九二八年創造社文化運動。

先說第一個時期。

這個初聽去似乎很奇怪，好像不應該把“戊戌變政”和“五四運動”連在一起。但是若果一考察牠們底內容便可以知道這種說法是非常正確的。因為：“戊

“戊戌變政”和“五四運動”同是資產階級底自由運動，“戊戌變政”是一個序幕而“五四運動”恰是牠底最後的合奏。

“戊戌變政”底形式是代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利益。那時正是在一八九四到九五年中日戰爭失敗的以後，便是中國形成了國際帝國主義底附屬殖民地的以後，這必然地中國社會各階級是要起來作反抗的運動的。康有爲，譚嗣同等一般人便跳出來擔負了這個使命。這次變法在當時確是一種進步的運動，牠推動中國走向新的生產形式，新的政治制度，新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康有爲在他底“百日執政”的命令中間很明白地講到自由主義運動的任務。他再三地聲明應當發展農業，農業便是工商業發達的基礎。他底意思，是要使商品化的農業轉變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以我們可以說，像這種代表中國工業發展利益的自由主義者底民族主義思想，一點不含糊地是現代中國資產階級底前代祖宗。

不消說康有爲等底民族主義和當時反動的清庭官僚們底“排外”不同，但是因爲要對於當時反動者

底政綱(恢復古代底舊制度)抵抗，故開始先爲古書的解釋而鬥爭：這般改良主義者遂創設了自己底一種新的孔教。他們要在孔子底學說裏面去找尋各種教條給中世紀所認爲合理的保守性加以猛烈的攻擊。但是因爲僅僅守着改良主義的圈子，根本便不敢放棄古書，只是給資產階級底自由主義的主張硬戴上孔教的幌子。這個運動於是便從政治上的改革到了思想學術上的改革。這就是，由政治經濟的鬥爭擴大到意識的鬥爭。這兒底意義是：雖然儘管不能脫離所謂“孔教”的範圍，但是因爲西洋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輸入，遂使孔教起了分化，在當時便是所謂康有爲等底改革派和張之洞等底護教派了。這個，的確是資產階級思想運動的序幕。

因爲有了這種資產階級思想運動的序幕，便纔有了立憲派與革命派的辯論。這種辯論的結果是使得內地底商業資本階級和智識階級有了“權利收回”運動。這就是說，在這種辯論之下，民衆知道了無論怎樣是要先求民族底自由。當時底“保路會”，以及山西河南煤礦收回運動，安徽銅官山礦廢約運動，東三

省主權收回運動等等，便都是民衆對帝國主義反抗的表示。不成問題，康有爲一般人雖然是資產階級思想運動的祖宗，但是他們借仗於清庭，借仗於舊禮教，使他們本身犯着許多矛盾，當然和直接革命的集團是對抗着的。不過“權利收回運動”却是愈使革命一天一天地形成，於是，辛亥革命便突然地爆發了。

戊戌變政就這樣終於失敗，康有爲是沉到反動的陣營中去了。但是，戊戌變政本身却總算是把資產階級底行政綱領給畫出了一個輪廓，使中國底封建文化起了一次動搖。民族解放的潮流就這樣通過了“義和團”的事件一直到辛亥革命，算把這一序幕底效果推到了一個頂點。

辛亥革命這一偉大的事變，我們在這兒不能作詳細的檢討，但是我們可以指出：這一事變失敗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忘却了貫徹地去反對帝國主義底侵略，其次是忽略了民衆的政治宣傳。戊戌變政只知道倚賴清庭，這自然是失敗的主要原因，可是辛亥革命不矯正這一錯誤而只知道單調的排滿，結果却也是一樣，對於民衆，戊戌變政不消說是沒有作宣傳的工

夫，而辛亥革命却也是因爲只知道專做軍事行動，忽略了宣傳這一最有力量的工作。當時幼稚的資產階級不但不能根本推翻封建貴族底統治，反使得自己本身底勢力幾乎被封建勢力所撲滅，戊戌變政的序幕底效果到這兒便算是告了一個結束。

這樣，所以經過了八年，纔又發生了“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是開始於北京學生團三千餘人反對巴黎和約簽字，火燒了曹汝霖底住宅，痛毆了章宗祥。以後是擴大到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全國一致地聲討賣國賊，一致地排斥日貨。這纔算是真正的市民起來反抗帝國主義。於是，便跟着起了大規模的文化運動。

這次的文化運動纔是戊戌變政後更進一步的運動了。他是徹底把舊思想與以打擊，要建起完全進步的資產階級的文化基礎。當時運動中心的雜誌“新青年”很明顯地便提出了“民主”（所謂“德先生”）與“科學”（所謂“賽先生”）兩種口號，首先把孔孟學說根本推翻，其次又改革了文字的工具。這個運動底意義便

是完成戊戌變政沒有完成的一切任務。在這運動以後，跟着便是歐美各種哲學思想的輸入，所謂國故的整理，科學人生觀的論戰，文學的新的創作……結果是資產階級底思想在中國社會獲得了領導的地位，再下去，便是資產階級獲得了政權。

所以，戊戌變政是資產階級思想運動的序幕，而五四運動便是一個合奏，——一個承繼序幕而來的交響曲。

不過，這兒却有一個問題，便是五四運動既是資產階級文化運動的大規模的運動，爲甚麼這運動中的主要份子後來却有一部分走到新興階級底隊伍中去了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這樣：在中國這樣文化落後的半殖民地的國家，資本主義逼來的時候已經是牠在西歐登峯造極的以後，這就是說，牠一來到了中國，便把牠底“兒子”同時也帶來了。這個“兒子”是一個“叛逆”的“兒子”，在用鬥爭的鑼鼓震撼着所有不願退守的社會集團。在中國首倡資產階級文化運動的前進份子，也便是因爲受了這位“兒子”底震撼，所以剛纔造成了自己要造的房子，却又即刻回過頭想

把這所房子推倒。這樣，便產生了一九二五年到二十七年的革命。

一個空前的浪潮是很快地過去了。人人都知道這個浪潮所遺留下的痕跡是一個悲慘的失敗。這必然地要產生對於過去失敗原因檢討的工作的。不過這工作的第一步却又是須得要探求所有的基本理論，於是，文學，藝術，都非給一個全部批判不可。這結果便又產生了另一種新的文化運動。

這個新的文化運動便是一九二八年創造社底文化運動。

創造社本是五四運動後產生的文學團體，牠過去的功績是給中國倡導了“Sturm und Drang”，是資產階級興起期的浪漫主義的一個主要的先鋒。牠底活動大約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完全代表資產階級的文藝運動，結束於“五卅”事件的前夜；第二時期是轉變為小資產階級的傾向，結束於革命塗炭的以後；第三時期——這便是現在所說的一九二八年底文化運動的時期了。牠是代表了另一種社會傾向，算是給中國近代第二種文化運動演了一齣 P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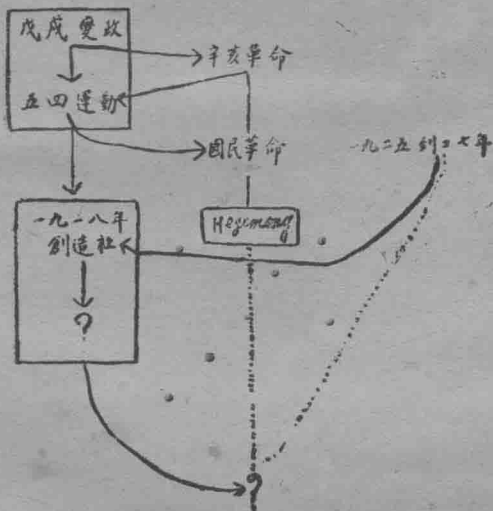
atüd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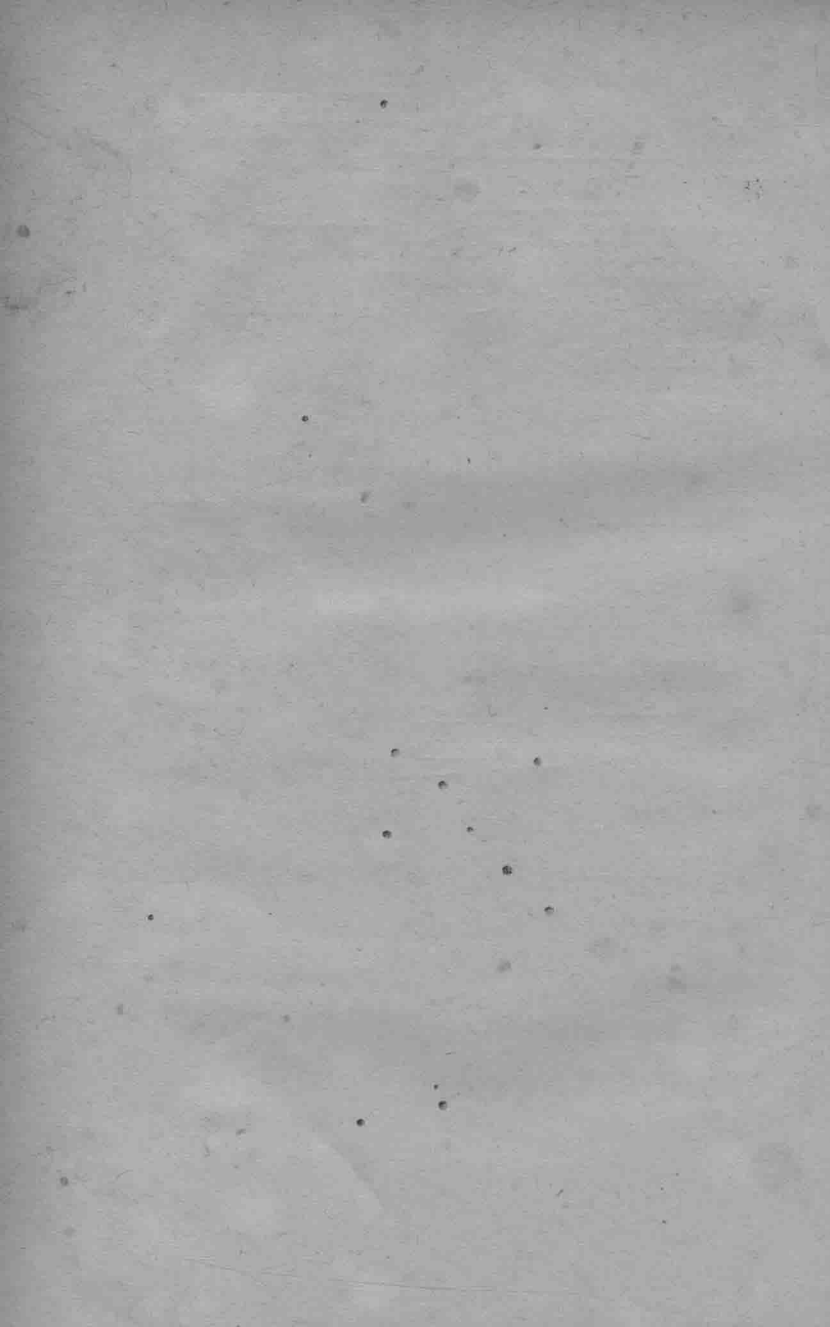
爲甚麼創造社竟能這樣不停止在牠原來的階級上呢？這問題的解答也就是上面所說過的理由，由於資本主義來光顧我們的時候太晚了。這個向前滾動的文學團體在擔負了牠最後的使命以後，牠所做出的一切活動想來大家都是明瞭的，現在也必再多加說明。不過有一點却是應該特別提出：牠這次活動的極終目的本應該是從全部批判中所提出的方法對於現實有一個積極的分析。對於過去有一個切實的檢討，然後再建起實踐的指導理論。但是牠却沒有做到這層便遭了封閉，而接着便是革命陣營中的分裂在中國也具體化了起來。於是，從事這一運動的份子便犧牲的犧牲，分化的分化，運動便突然地中止了（請參觀“獨清文藝論集”中“創造社——我和牠的始終與牠底總帳”一文）。

是的，這又是一個序幕。“不盡長江滾滾來”，這個序幕是不是將來還有牠底交響曲呢？是不是會像“戊戌變政”一樣，也有“五四運動”那樣的一個合奏呢？我不在這兒預言，這個 Sphinx 底謎還是請諸君

自己去猜罷。雪萊說得好：“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諸君！請想想這句詩中所含的意思對不對？

我現在把我所講的畫出個圖表如下：





第三



致 T

T:

我到澳門已經有好幾天了。本來的計劃，一到這兒便要給你寫信，但卻不料總是提不起精神。今天纔算是下了決心，為你提起筆來。我知道你是每天都在盼着我底信息。我再不寫信時，你會以為我發生了甚麼意外，或者以為我是自殺了罷？

這次來到澳門，實在可以說是“逃避”。朋友們只知道我是來養病，卻不知道實際上我纔是爲了我內心的苦悶。我想大概也只有你能明白我底心思。不消說我是不會自殺，但是苦悶卻真夠我一受。我苦悶的並不是爲了創造社底被封，也不是爲了過去朋友們底分化，更不是爲了我本身的生活問題。我苦悶的只

是爲了我們底政治，只是爲了我們政治上的變動。我們一向確都是太過簡單，把政治運動看得好像在玩把戲一樣。這真是我們應該十二分懺悔的一點。我們只知道一個革命的教條式的原則，而不知道把那原則去活用，不知道在那原則下再細心去認識更多的策略上的問題。我們只在想“幹”，但是“幹”了些甚麼呢？我只覺得我們底成績是等於Zero，說重一點，我們那種“幹”法，在客觀上還造出了不少的罪惡。

我底苦悶就是在我們知道了過去××底失敗，而又不肯認真去清算。使得我們現在的運動完全陷入了混亂的狀態。我相信，在我們中間已經有不少的人感到了這種苦悶，只是被領導者底命令所壓倒，沒有也不能有機會表示自己底意見。照這樣下去，我怕我們還要有更大的失敗，還要非失敗到“全軍覆沒”不止。盲動主義在把整個的運動快要送葬完了，然而還不見有誰提出糾正的抗議。

你是曉得的，我因爲對於這種情形表示了不滿，纔受了人家底封鎖和監視，最近，又因爲我和D接近的關係，竟然被人家看成運動以外的份子。不過，我

敢說這對於我卻是一點也不會有甚麼損害的。或者反而因為這樣卻把我逼到更前進的路上。中國底革命決不是簡單的教條式的命令所可以製造成功，決不是誇大的幻想所可以製造成功。中國底革命現在是要從新一步一步地做起，是要先狠虛心地理解了過去運動的錯誤，然後用心“腳踏實地”的去做纔行。我相信我對於××的積極心並不比目前以××家自負的任何人差，我所以對目前的情形表示不滿，就正因為我對於××有着責任心的緣故。

我在和D接近，這是事實。但是這我一點也想不到可以成爲我受人排斥的理由。我絕對地相信D不是像外間所傳說的一樣，說是他是過去××失敗的負全責的人。朋友，我們且用常識來判斷一下罷！幼稚的中國底革命運動，那一種行動和那一種政策不是聽從最高的××間的指導？一直到現在命令主義還是如此其掩蓋着一切的×底××，過去那裏還能容一二人底獨立見解？很明顯的，D是作了代人受罪的人！誰要是不明察這點，那若果不是被成見所圍，便是爲了勢力的關係，故意地不肯理解！我以爲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D底本身便代表着中國底××史，他底前前後後，狠值得我們去注意。從他底身上我們可以了解中國××底過程，他目前的下場正該使我們明白中國整個革命運動幕內幕。我不相信現在那般只知道在教條式命令之下低頭而任意詆毀D的人們自己本身就不會去受同樣的待遇！這就是說，從目前××運動混亂的情形看來，××間的領導者必然還要找到D以後的第二第三以直到未知數的代受罪的人！或者我底話是過火了，但是我自信這個觀察是不會有甚麼錯誤。

不過我卻總算是“逃避”了。但是，這並不是說我要在革命底前面跑掉，這只是表示我要在目前混亂的空氣中來抽身緩一口氣，好作一點反省的工夫。我底苦悶是到了極點，可是這也未嘗不是我要前進的準備。你是知道的，我兩年前轉變的時期也曾經過這樣的苦悶……

九月二日

T:

昨天提起筆發了一陣議論，卻還沒有給你報告我到澳門以後的情形。今天我就來和你說這個罷。

朋友喲，你猜我現在是住在怎樣的一個地方？我可以對你說，我是再適意也沒有了！這是靠近南灣底一家人家底樓上，房子雖然不大，但是窗子打開時海便展開在我底面前。在澳門，這南灣算是最好的所在，至少在中國我還沒有見過這樣一個所在。這使人或覺得簡直好像是到了南歐一樣，使人幾乎忘記了是在中國。我差不多是整天都在看海，我覺得我底病被海風一吹，即刻就像是好了大半了。我是北方人，但對於海，我却好像是有一種生來的愛慕。我一看見海，便感到精神上有說不出的愉快。朋友喲，今天早晨我還把我這種心情用一首詩表示了出來，你可願意讀嗎？

我本是生在沒有海的北國之人，

可是我對於海却總是一往情深！

我總是在海邊飄泊不定，

我總是在海邊狂奔，狂奔！

我愛海，因為牠可以盪我底苦悶，

我愛海，因為牠可以洗滌我底胸襟，

我愛海，因為牠表現着力底特性，

我愛海，因為牠是破壞與創造的象徵……

我愛海，我愛海，我愛海有種種說不出的心

境，

我覺得，海是我底愛人，也是我底母親……

啊，我願太陽照得牠正在通紅的時辰，

我來把我，把我沉入牠底波心：

好使我從新，從新有一個生命，

好使我前進，前進，

跟着牠滾滾的前程！……

我住的地方是上海的朋友莫君在我動身前便寫信託他在澳門的朋友預先給我定下了的。我真感激莫君，同時也感激他底朋友，使我得以享受這樣的奇福。並且還蒙莫君底朋友給我介紹了一個可以包飯的地方。那是在距離我底住處不遠的一個人家底家

裏，我一天去吃兩餐飯，一切都狠方便。

我一天的起居情形大概是這樣：早晨起來，便先沿着海去散步，任清晨底海風把我盡量地吹蕩。我一面在迎着初昇的日光，一面去認識那些休棲在海面上的蛋家底生活。我覺得這對於我底精神身體都很好。就這樣一直到八點鐘左右我纔回到我底住處。我手頭有兩本英文書，一本是赫格（Hecker）底“俄國社會學”，一本是托羅茲基底“列甯傳”，這便是我底功課。我決計在一個月以內不寫作甚麼，我要先專心讀幾本我要讀的書。我就從八點鐘讀起，大概除了十二點鐘和六點鐘出去吃飯以外，總是守在我底房子裏面的，我是坐在窗前讀着書，讀倦了時便去看海。晚間常常很遲纔去睡覺，原因是夜間的海景太過誘惑人了。我立在窗前注意地向前望去，只有黑濛濛的一片，幾點稀疎的燈光在遠處閃灼。那給人的情況是：世界是無限，無際；人是渺小又渺小。我底心緒簡直被那景色引到了一種高漲的程度，我好像是要去捉摸甚麼，但却總是捉摸不到。甚至我週身感覺到了火熱般的興奮，想一翻身撲了下去。一種香甜的但却

是聽不清的調子在繞着我，使我像煩燥又像疲憊。我佇立，佇立，直到我再不能支持下去，纔去把我底頭倦怠地壓在枕上……

總之我底生活是適意的，這是真正的養病的生活！

九月三日

T:

不過，海，溫和的風，新鮮的空氣，這都不是真正的澳門。真正的澳門是：賭博，賣淫，鴉片！

雖然空氣儘管是這般新鮮，

但是實際却總是一片黑暗漫漫……

原因是這兒只有賭博，只有賣淫，只有鴉片！

雖然溫和的風在吹着空間，

但是也不過給這兒多送些睡眠……

原因是這兒只有賭博，只有賣淫，只有鴉片！

雖然海在澎湃着整夜整天，
但是這兒底罪惡總是沖洗不完…
原因是這兒只有賭博，只有賣淫，只有鴉片！

啊啊，這兒只有賭博，只有賣淫，只有鴉片！
快來罷，巨浪的事變！

快把這塊地推翻！

趕快推翻!!!

T:

俄國思想底發展，和中國真有些相像呢。十九世紀初期俄國底“十二月黨”組織的成分狠有點像中國辛亥革命時的革命份子，大半都是出於軍隊階級。自從“十二月黨”的暴動以後，俄國思想上纔一天一天地展開，而所謂斯拉夫主義和西歐主義也都產生了

出來：這也和中國辛亥革命以後的情形一樣。時間上的距離不要管他，只說社會發展的行程，中國確也是從辛亥革命以後，在智識階級中纔激盪起各種的思潮。“五四運動”以後的留學運動便正是中國底西歐主義底抬頭。而且必然地也和俄國一樣，在各種思潮一泛濫了的時候，社會革命的思潮便即刻來作了主潮。並且還有一種相像：便是無政府主義在這時狠短期的出現。不消說無政府主義底本身是來自破產的貴族階級和流落的智識份子，“十二月黨”暴動後的俄國和辛亥革命後的中國都正是有產生這種思想的條件。

朋友喲，我還以為：中國底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底革命便正等於俄國底一九〇五年底革命呢！

朋友喲，我們等着罷！……

九月五日

T:

今天譯了兩首詩，一音是魏爾冷名作“Ильеур

dans mon coeur …”，一首是龍沙底“A Hélène”。

第一首是這樣：

冷雨淒涼地泣在街頭，
我底心也被濕淚浸透。
這到底是那兒的酸楚，
竟這樣注滿在我心頭？

雨這般狠溫柔的低唱，
響在地上又響在屋上。
我底心在獨自地惆悵，
雨却儘管是這般歌唱！

我這顆心是又苦又惱，
無端的淚滴還來輕搗。
沒有一點罪惡的根苗，
這真是個無端的懊惱。

但這是可哀中的可哀，

當到不知道爲着何來。
對人間早是無恨無愛，
爲甚心頭却總是悲哀！

魏爾冷這首詩底長處完全是在他運用的音樂的技巧。我這首譯詩却竟能保存原詩底連鎖句法和連鎖音節，且各節第一行與第四行都押同韻也與原詩相同。譯得真滿意！

其次，龍沙底一首却是用五言譯的。那是這樣：

到鄉衰老時，	圍爐夜紡絲，
獨坐熾燭下，	慢聲唱我詩，
必定感驚異，	如此起遐思：
龍沙使妾貴，	妾身曾嬌癡。

當卿家事繁，	辛苦將入眠，
人來說新聞，	龍沙名已傳，
必定開睡眼，	精神爲豁然，
從此卿芳名，	永遠播人間。

我身不可久， 將爲地下人，
骨骸且將失， 只見餘孤魂，
墓樹濃蔭下， 長眠再不興；

卿則躡灶旁， 老態當龍鐘，
回憶往日事， 傷心應重重，
我自失熱情， 卿誤驕傲中。

努力愛春花， 折取在今朝，
信我勿期待， 明日便蕭條。

這首詩雖然譯得自由了一點，但是原詩底本意
卻沒有走掉，總還也可以說是滿意的。

九月六日

T:

真糟真糟！我在這兒忽然再不能住下去了！

你是曉得的，我從上海動身時用的是化名。我總以為澳門這個地方是不會有人認得我的，所以連莫君給我介紹的朋友也不知道我是甚麼人。可是不料，今天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竟至使我本來的面目完全揭露！

事情就是發生在我包飯的地方。

我包飯的這家人家本也有點奇怪，是一羣姊妹集合起來的家庭：我一進門便見着的是大姑（這是道地的廣東稱呼），三姑，五姑和六姑。大姑底男人是在南洋；三姑底男人是在這兒外國人底商店中作事，一天中只有吃飯的時候纔回來一下。五姑六姑年紀都還小，沒有嫁人。還有一個二姑和一個四姑，却都是跟着男人常住在廣州的。

這樣的一個家庭（我上面說是“奇怪”，但這種家庭在廣東却怕是狠尋常的罷。）本來對於我是再安全不過，就是說，在這兒應該不會碰到注意我的人的。但是真碰鬼！今天我去吃飯時，看見一對還沒有看見過的青年男女，據說就是一向住在廣州的四姑夫婦，是剛纔由香港回來的。事情來得真是驚人，我還

沒有好好地給這兩位新到的人行禮，那料那位男的就即刻向我叫了起來：

——哎呀，王先生！這真是想不到的！…王先生怎麼會到這里來，：哦，王先生一定不認得我，不過我却認得王先生！從前王先生在廣州講演，我是常去聽的…

他不等我回答，又忙轉過身去向那一羣姊妹喊道：

——這是王□□先生呢！是了不得的王□□先生呢！你們却給我說是姓李的，真胡鬧！

其實我在這兒用的化名是陸文，我是姓陸，並不姓李，這大概是他聽錯了。

那位大姑好像不怎樣信任這位妹夫，她說：

——再不要這樣神經！你一定是錯認了人了！

——那里話！我能錯認了人！這的的確確是王先生！是王先生！…我一點也沒有錯！是王先生！是王先生！…

真像是連珠炮一樣，他把“王先生”三個字叫得那麼響亮，弄得全房子裏的人都呆起來了。

幸而我還冷靜，我假裝着沒有甚麼事似的在慢慢地說道：

——我是姓陸，真的不要弄錯了！…我想或者是我底樣子長得和王□□有點相像罷…

那男的還像不肯干休，可是他底老婆很知趣，用膀子在他底身上撞了一下，意思是叫他閉嘴。算是好，他這纔平靜了下來，除了用眼睛滴溜溜地只在向我打量又打量以外，總算再沒有說甚麼了。

然而就是這一來對於我便成了問題。

今天下午莫君底那位朋友即刻便來到我底住處，態度突然變得異常奇怪，一面對我是出乎意料的恭敬，一面却像是在有意偵查我。

這位朋友姓章，是這兒一家小學校底校長。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他底年紀大概總在四十歲左右，開始見我時，他總是帶着自居前輩的樣子。他在澳門辦了一種小報，幾乎每期都有他做的舊體詩。他自己對於他底詩的才具是狠自負的，一見我面時總逼着要我讀他底佳作。一次還有這樣一件事體：他在我桌子上翻出我底 Note book，看見上面有幾首七言絕，

他簡直驚歎的不得了，說那一定是古人底大作，硬要我說出作者底名字來。其實那幾首詩正是我做的，那是我這次從上海動身時，莫君送我上船，談到幾個月前我和含稀的事件，我隨便口占出來的。那幾首詩是：

半挑行囊不滿肩， 舊書而外便蕭然，
千重烟水等閑去， 我到人間卅一年。

此行蒼茫感慨深， 又來船上看黃昏：
傷心海水連天碧， 極目難尋夢裏人。

新秋天氣沁人時， 我亦情癡與夢癡，
汽笛一聲今去也， 此番收拾舊相思。

回首來程盡望中， 烟波憔悴夕陽紅，
最憐黃浦灘頭水， 猶爲離人帶病容。

不過我沒有對他說是我做的，我只說我是記不

得作者底名字了。

——要讀古人底詩是一定要記得作者底名字的！像這樣的詩，我斷定一定是宋人底名作，或是清初底詩人的也說不定…然而，你却記不得作者底名字！

簡直像是老師對學生一樣，他這樣地教訓了我一頓。

但是今天他底態度却是完全變了！他那種突如其來的恭敬樣子簡直使人會不相信他和從前是一個人。他不但放棄了前輩架子，並且叫我時連“你”字都不用了，句句話都是“先生”“先生”。不過他談的話却都是帶着盤問的口氣的。顯然地，這他是在曉得了我是甚麼人了！

平心而論，這位校長朋友倒是一個滿老實的人，就那位認識我的纔從廣州來的青年，也不像是怎樣人，不過，問題都不在此，所怕的是風聲傳了出去，惹出大的事體來。這兒底帝國主義不見得比上海的會好出多少！

總之這種情形，這兒是再不能住下去了，我想在

一個星期以內便動身走…

T:

不行了，一天也不能再留了！今天早晨我底住處
來了許多不認識的人，都是這兒學校底教員，還有兩
個新聞記者，這兒是哄動了，完全哄動了…

一個人怎麼不自由到這樣，不自由到這樣呢…
再遲下去，一定會發生事故，今晚我一定要偷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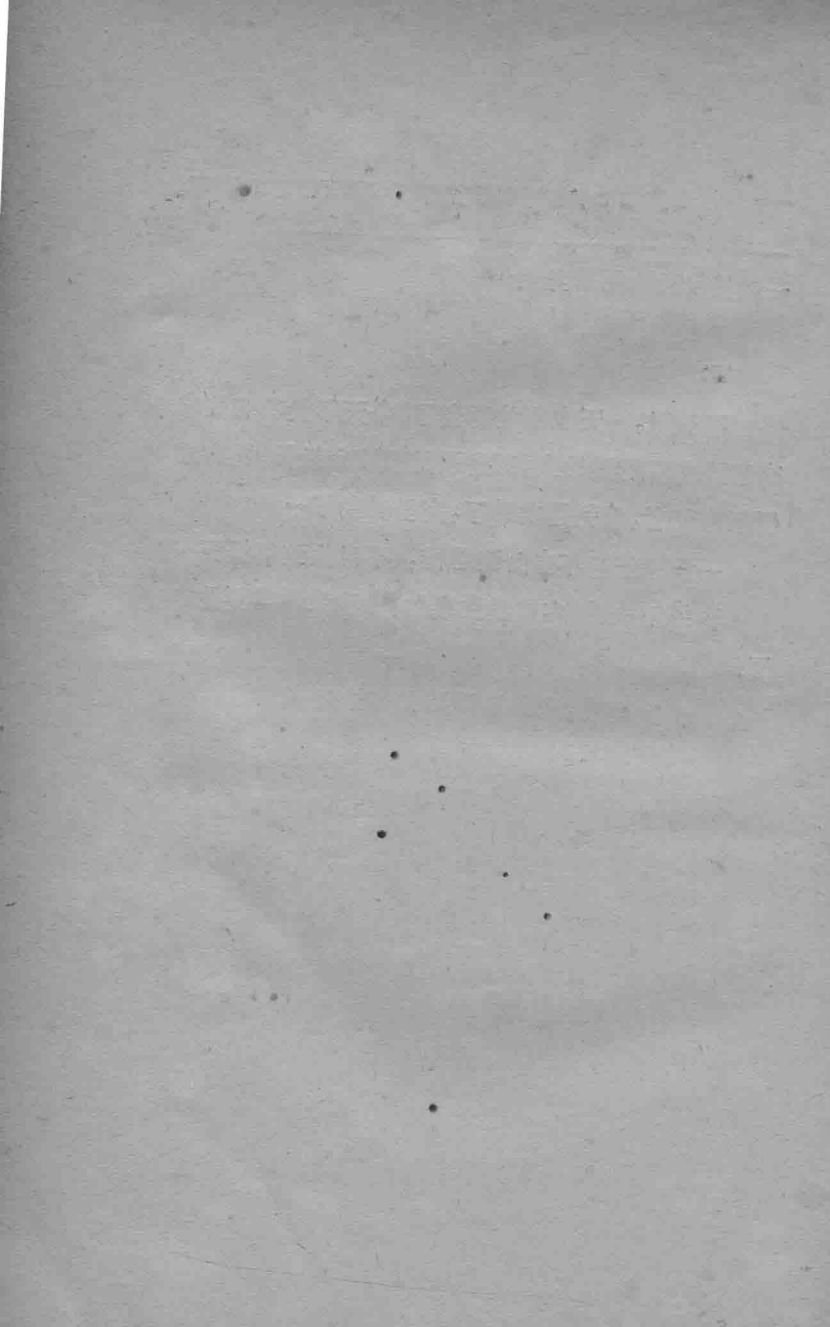
了！

友朋嚟，我急切地要和你見面…

九月八日

九日

(一九二九)



致上海藝術大學同學

朋友們：

這次我到藝大擔任特別講座還不到兩個月的時光，竟然發生了意外的事變。這使我想起了前年我在藝大時的情形。前年我在藝大，也是同樣的發生過這樣的事變，以後直弄到同學全數被捕，學校停閉。聽說去年一年，我和藝大沒有發生關係的一年，卻是安穩無事。這就好像我這個人帶着有危險似的，藝大有了我，便要發生危險了。

這次當局無故的逮捕同學，——其實在目下這種恐怖時代，那一次逮捕人是“有故”的？——我們只感覺到置身在惡毒統治底濃霧之中，我們底恥辱，悲憤，除了自動的起來鬪爭，是沒有別種方法可想的。

現在，我希望校中的同學趕緊組織起後援會來一面要求學校當局設法營救被捕同學，一面聯合其他學校，達到擴大成一個各校聯合的團體：這不只是爲援救目前藝大底被捕同學，並且還爲作永久爭自由的工作。要這樣，纔可以和目前的恐怕局面鬭爭，要這樣，纔可以打破惡毒統治底濃霧。

朋友們，我望你們趕緊實行我這個提議罷!!!

最近，關於我個人，有些無聊的小刊物造了許多謠言。我想凡在藝大和我接近過的朋友，都必定早已感覺到那些小刊物底無中生有，本用不着我來解釋的。不過目前在這種黑白混淆的局勢之下，或者爲明是非起見，也有稍來揭破一下造謠者底假面目的必要。因此，我便不得不來說一個大概。

這次我在藝大不過兩個月的時光，而這兩個月之中每星期我不過只有兩點鐘的特講。我想你們都還能記得，對於學校罷課種種運動幾乎我沒有說過一句話。只有一次說到運動策略上的問題，我只引用了兩句“左派幼稚病”上的話。——不過如此而已。但是那些無聊的小刊物上竟給我造了一大堆的謠言，

說是我阻止羣衆罷課，說是我勾結學校當局，竟然說是我告密！像這種無中生有，只是曝露了造謠者自身底卑鄙的裸體。我萬想不到我只引用了“左派幼稚病”的兩句話，便會惹起了這樣的波瀾。我想除了資產階級反革命的集團而外，誰也沒有權利禁止我引用“左派幼稚病”上的教材！若是因為這樣便得罪了某種集團，那麼，這種集團本身便是反革命的。好，我不妨就索性說明了罷：這兒所說的集團，不消說便是中國×××派底集團了。他們只任意地誣蔑別人告密，其實事實是怎樣的呢？我們看，當藝大還不曾發事生變以前，校中×××派底教員命令學生抱了幾包傳單到學校中向所有的教室以及操場中亂丟。這是甚麼用意？是不是故意佈置一個使外界注意的局面想犧牲全體同學！其次，常常把許多傳單統在信封中寄給我，卻又不貼郵花，這又是不是想使郵局檢查以後，要我本人去領，好把我送到捕房底手裏？這種卑污的手段，這種除了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底走狗纔肯去做的手段竟出於中國×××派底手中。這個算不算告密？這個算不算反革命？固然，這次同學被捕，

我們不願像他們底無故造謠，肯定說是他們告密，但是根據他們一向的行爲，再聽說最近因爲學生會改選，他們因不能把持學生會會憤怒異常的種種事實看來，他們的確是有告密的可能的。他們罵我是取消派，其實誰在用不顧客觀條件的盲動來取消革命，誰在只知道把持地位來取消羣衆的團體，稍爲有理解的人，一定是會明白地指摘出來的。

去年我由別處養病回到上海，便曾發生過一次他們對我個人的怪現狀。我那時病體纔好，對於一切事體都沒有過問，並且我那時又不曾參加任何派別，但是不知道是甚麼衝撞了×××派忠實同志，竟突然之間給我送了一頂取消派(?)的帽子，同時便禁止一向我認識的朋友和我往還，好像把我看成了一個危險的人物一樣。從前曾對我表示過不滿意×××派並且罵過該派忠實同志潘某的李初梨，這時忽然一變而爲忠實同志，曾握着拳頭恐嚇江南書店底職員不叫和我接近。當時我因爲還不知道他們底無聊，所以很感覺得莫明其妙：且不要說我當時對於一切事體都沒有過問，就是真個我底政治觀念和他們不

相同時，爲甚麼把我看成危險分子呢？要是怕我影響他們底羣衆，那麼只要他們底理論正確，爲甚麼不能夠影響我反而怕我影響他們？——這個謎直到最近我纔猜着，原來他們是只在對付個人，他們所怕的便是喜歡說公開話的人，他們所怕的便是遇事直言無諱的人，他們所怕的便是光明。

去年有一次藝大請我演講，我講了以後，他們曾責問負責請我的人，說是不應該使我和青年接近，說是應該破壞我在羣衆中的信仰；那位負責請我的人曾反問他們所根據的理由，並說我當時講演的主題便是前年在泉漳中學所講的，爲甚麼前年便認爲正確而現在卻認爲不正當呢？當時他們底一位忠實同志用一種奇怪的形式來答復這個反問，他把拳頭向棹上一擯，狠命地說：“不管怎樣，王獨清底馬克斯主義總是反革命的！”

好了，這些無聊的事實，我也再不一一列舉了。我想只這麼幾件已經狠夠瞧了罷？前年我在藝大的時候，我還記得某派底小刊物上曾罵我是“匪類”今我年在藝大，×××派底小刊物上又罵我是“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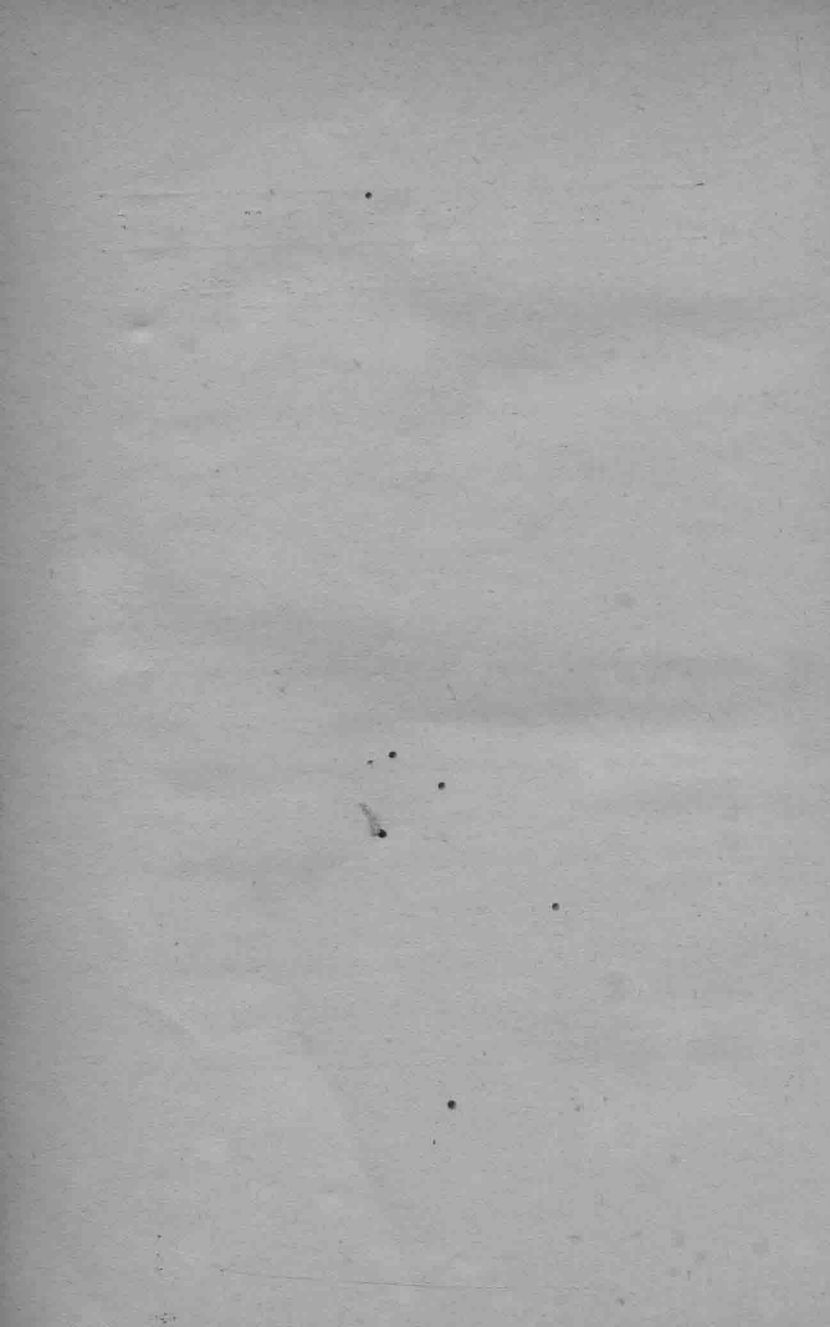
派”，甚至罵我是“狗”。——好個遙遙對照的呼應！罵罷，儘管罵罷！我不相信這種無聊的辱罵能損我分毫。至於其他的卑污的手段也只不過證明了他們自身底破產。我敢說，目前他們就怎樣來用他們所有的卑鄙手段置我王獨清於死地，我王獨清是一點也不因此而畏懼下去的。要是我王獨清一天不死，話是要說，像“左派幼稚病”那類的革命教材是要引用。就讓他們盡量地來對付我罷！不過他們要曉得，若果他們還是這樣做下去時，將來滾滾的歷史新潮會把他們吞掉，他們終歸有一天要作真正革命羣衆底血食的！

朋友們，我這封信因爲要揭破他們底假面具，竟不覺寫了這麼許多，現在還是停止在這兒罷。現在我能不能再到藝大已經是問題了，我希望你們趕快履行我以上的提議，並能堅決地勇敢地團結與鬥爭!!!

再，或者我這封信發表以後，他們會又冒稱藝大全體同學的名義寫信發表誣毀我也說不定，但是我預先聲明：以後凡是無理的漫罵以及任何人不能夠相信的造謠，我都是置之不理的。

朋友們，祝你們進步，並望接受我底「意」。

獨清 二，五月，一九三〇。



致 殷 沉

殷沉先生：

你寄來的四篇批評我底“自選集”的文字都已收到。你說你們“出版消息”社在舉行着作家與讀者的會議，這四篇文字算是第一次選出的四位讀者底意見，要我寫些答復。我很感謝你們，使我能借這個機會讀到不曾見過面的朋友們對於我的批評。可是，我真不知道怎樣來答復纔好。

首先，我要聲明的是我底“自選集”裏面多半是前舊的作品，許多新近做的東西卻都沒有選入。就是些面的一篇自己“回顧”的序文，也實在沒有寫得充分。這原因我想讀者總都會明白，時代給我們的自由就只有這麼一點，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體。我自己也

深知道我近幾年來的空虛，但是，就連一點空虛的成績也不能夠呈獻給讀者，這在我真是再抱恨也沒有的了。這我先要希望讀者能夠原諒我。

現在我且按照我接到這四篇文字時的次序來簡單地寫些答復罷。

第一，梁新橋先生指摘我“自己認識”的“不足”，其實關於這點，可以說是完全由於我那篇“回顧”寫得不充分的緣故。我說我“處在大戰後資本主義破產的現象最明顯的地方”，作品便染上傷感的色彩，這兒底意思就是說：我底文學活動纔一開始，便即刻又感覺到了整個的資產階級是沒有前途。這兒提出的問題是在包括着中國底社會狀態的。中國資產階級所以不能夠發展，就是因為他底形成恰在歐洲資本主義最高發展以後的今日。當時我一面承受着中國資產階級思想革命的潮流在作着“狂飈時代”的“弄潮兒”，一面又首先看見整個資產階級底末運，這個所感到的便是自己底活動將走到沒有出路的境界。關於這層我在自敘傳“我在歐洲的生活”中說得比較詳細，我曾這樣寫道：

“關於我，那是很明顯的：自己接觸到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便正是這個社會要破產的時期，這自然是可以立刻感覺到的；而同時自己又是負着東方半殖民地底卑賤的命運，處處又和目前所接觸的社會發生着衝突。這樣，我底傾向便在不自覺的狀態之中決定了起來。……”

這幾句話，我想總該會使梁君滿意了罷？

第二，林煉先生在把我比作擺倫，這却只使感到慚愧與不安。我過去的成就究有甚麼地方比得擺倫？我不消說是沒有擺倫那種才力，同時中國浪漫運動的時代也根本就沒有可以造出擺倫那種人物的條件。我知道我底來歷投給我的陰影是很深的，但是，我卻沒有一刻不想殲滅那種陰影。我底努力或者是不足，然而我卻總在努力。要是真像林君所說，直到現在我還是被“擺倫底精靈”所支配時，那纔真是我底不幸了。我但願我不是這樣。

這兒附帶的有一個問題：根據過去各先進國家底浪漫運動，其中份子多半有兩種社會集團，就是貴

族的智識份子和 Boheme 流的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這兩種集團的份子常使浪漫運動中的傾向分爲兩種不同的潮流。即以英國來說，擺倫便屬於前一種，而雪萊則屬於後一種。在中國，好像也沒有離開這一種前例。不過有一點不同，便是中國浪漫運動中有一兩個人卻是一身兼有那兩種潮流。就是說，由貴族的社會集團漸次移轉到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集團。不消說這原因是由於中國浪漫運動底發生已經是在近代社會變革的期間，作家是不能不這樣踏上自己底前路的。所以，要把中國浪漫運動中的作家和先進國家的相比時，須先要明瞭這種情形纔行。

我以爲我便是曾經這樣從兩種社會集團中滾出來的一個。

第三，阿祥先生指謫我“自選集”中一篇散文裏本提出的“吃苦”的口號，以爲是太過空洞。這篇散文所是四年前的一篇講演，當時所以要那樣說的原因就是爲要打破青年作家中的個人享樂的空氣。我覺得直到現在，這個口號也還有提出的必要，這便是“向一階級展開的歷史前途飛躍”的第一步。不吃苦，“對

於馬克司主義，不論在政治與文藝的領域內”終是不能夠站腳的。

至於說我應該“人格的大衆化”這的確是愛我的靜言，我是在用極端感激之忱來接受着這個鞭策。

第四，石榆先生底“擇評”，有些我是接受，有些我覺得是應該申辯。現在舉幾項重要的如下：

(1)“少數是沒有甚麼要緊，只要我們底主張是代表多數！”這兩句詩石君是沒有看懂。社會不是那樣簡單的，不能說凡是代表多數的主張纔一開始時便即刻能受多數的擁護。這在歷史上已成了必然的現象！蘇格拉底，卡里廬(Calisto)，都是學說代表多數而在生前卻只能得到少數的信任。在政治上，譬如“火花”分裂時的列甯，便是這個意義的最明顯的說明，現在大概決沒有人會想到代表“多數派”的列甯在當時纔真是不能得多數的諒解的一個人。所以問題並不是要“跟多數”，而是要怎樣去喚醒多數；這便是我那兩句詩底涵義。我相信我不是“紳士資產階級”，還希望石君不要看得那樣“滑稽”。

(2)所謂“拋開歷史”決然與拋開歷史事變不

同。因為馬克司西斯姆所根據的便是歷史，對於虛偽理論家，我們所以謂之為“麻醉羣衆”者便因為他們拋開了歷史而把學說建在了心理或倫理等觀念論的上面。這已經是我們區分馬克西斯姆和觀念論的常識，我希望石君注意。再，所謂過去理論家“對於社會形態底不變性的種種辯護”，這也沒有錯。原來過去的理論家沒有不是在作着這套工夫的。所謂“漸變”的學說究其實也就是為的要社會“不變”。唯物論的最早發言者所以注重到“ein Abbrechen des allmählichen”一句話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馬克西斯姆和學院派的哲學不同的要點也就在此。德波林在“馬克西斯姆與列寧及現代文化中”說道：

“一方面，有自然科學底領域，特別是物理學底效果，一方面，有社會的革命震動，必定能使那般還不曾完全深陷在學院派哲學中的人們得以明白一向關於自然及社會底不變性的討論都是嘆語。”

這確是不易的明言。關於這方面詳細的論證，不是這兒所能多說的，我希望石君多看些哲學和歷史方面的書，那些將會有系統地代我解釋一切。

(3)“政治上出人意料的突變”是指一九二七年政治上的變化。我這“出人意料”四個字是在說的反話。我可以說，中國文學家對於中國政治上的突變能夠明白的直到現在還是很少的。不要說別種，只就××失敗後的情形來說，連當時××陣營中的文件也還有許多在莫明其妙呢。這話說來太長了，並且環境也不容許我在這兒多說，總之我那四個字只是一個反話。

我很感謝石君，他能那樣詳細的來批評我，這是不可多得的。同時，他底文字也在表現了他確是個聰明而又能用心的人，不過我希望石君能夠再深刻地下些理論的工夫，那將會使批評的能力加強起來。若是石君沒有甚麼派別的成見（我但願我是神經過敏），總該不會厭棄我這個忠告。

以上是我對於四篇文章的簡要的答復。

統觀朋友們對於我的意見，有一個共同的觀念，

便是我現在的努力遠不敵過去的成就。我所以再向朋友們表白幾句：我對於我底過去並不感覺得如朋友們所稱許的那樣，不過，我相信我自己是一個不斷在努力着的人。從前海涅因爲“浪漫主義的自由詩歌”寫不禿他底筆鋒，遂進一步以“革命歌手”自任，這個偉大的詩人我自然是不敢去比他，但是那種精神却是我所嚮往的。但願我不會像海涅那樣，當自己歡迎的革命喊聲到來時却去飲泣於詩神的雕像之前。我願以這樣的努力來答謝朋友們底熱望。

獨清。 四，十二月，九三三。

致“詩歌月報”

“詩歌月報”編者先生：

你們再三轉給我的话，已經知道了。可惜我一時沒有新的作品來供給你們。不過現在我底東西正在遭着“Emile”的命運的時候，卻也未嘗不是對於你們的好處。

我對於你們底刊物有一點要貢獻的意見。

我以爲目前詩壇是退回到封建時代去了。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大衆的詩歌，是社會的詩歌。因爲，這類詩歌纔是火，纔可以摧燒封建的骷髏。不過雖是如此，我們在爲這類詩歌尋求牠們底新的形式時，卻要預防弄成“僅僅陳述方面的改革”的結果。同時，抒情詩並不是完全不必要，但須要顧到作者是不是用新

的方法來感覺世界。

在春天幾乎不能普遍人間的目前，我希望在你們底刊物中能接受永遠的春天。祝你們努力！

獨清 二九，三月，一九三四。

致“春光”

“春光”編者先生：

你們提出的“中國目前爲甚麼沒有偉大作品”的問題只有從中國社會底發展上去探求纔可以得到說明。

中國資本主義底落後和中國社會運動底早來使得中國沒有可能產生資產階級底偉大文學作品。中國底浪漫運動在一瞬間便成了過去，這一運動中的人物前進的“揚棄”了自己底母胎，後退的變爲庸俗的頹廢。世界底風雲壓迫着半殖民地底命運，我們更沒有辦法可以尋出我們底巴爾扎克，我們底左拉。

社會運動底進展本可以使新興文學有很好的收穫的，但是，那却當不住運動路線錯誤後留給我們的

刑罰：可怕的瘟疫竟使許多作家都成了不可救藥的病人，我們底新的偉大文學作品也終於被瘴氣迫害得不能發芽。

這便是我底答案。

結論是這樣：儘管有許多作家倒退了回去，然而事實上要想跳出新興文學的圈子去創造偉大的作品那只是在作夢。在目前，只有新寫實主義纔可以產生偉大的作品。但這個確決然是和民主運動有着緊切的連繫的。我們能不能有這樣的作品出現，那要看我們本身能不能去爭取我們底前途。

獨清 四，四月，一九三四。

王獨清著作表

(已出版者)

- “聖母像前”(詩集)
- “死前”(詩集)
- “威尼市”(詩集)
- “埃及人”(詩集)
- “II DEC.”(詩集)
- “燬煉”(詩集)
- “零亂章”(詩集)
- “楊貴妃之死”(戲劇)
- “貂蟬”(戲劇)
- “暗雲”(小說集)
- “我在歐洲的生活”(自敘傳)

“長安城中的少年”(自敘傳)

“獨清文藝論集”(論文講演集)

“獨清譯詩集”

“新生”(譯但丁)

“獨清三種”(雜文集)

“獨清自選集”

“獨清詩選”